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文房四譜卷一至三

詳校官中書臣李彤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主事臣陳墉

謄録監生臣范鐘

文房四譜　譜録類一器物之屬

提要

臣等謹案文房四譜五卷宋蘇易簡撰易簡字太簡梓州銅山人太平興國五年進士累官叅知政事以禮部侍郎出知鄧州移陳州卒事蹟具宋史本傳易簡所作續翰林志洪遵收入翰苑羣書中已別著録是編集古今

筆硯紙墨原委本末及其故實繼以辭賦詩文合為一書前載徐鉉序末有雍熙三年九月自序謂因閲書秘府集成此譜蓋亦類書之體也其捜採頗為詳博如梁元帝忠臣傳顧野王輿地志等書今皆久亡惟籍此以獲見其畧其他徴引亦多宋以前舊籍足以廣典據而資博聞凡筆譜二卷硯紙墨譜各一卷而以筆格水滴附焉當時甚重其書至藏

於秘閣尤袤遂初堂書目作文房四寶譜又有續文房四寶譜此止題文房四譜與宋史本傳相同葢後人嫌其不雅刪去一字也乾隆四十六年十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文房四譜序

聖人之道天下之務克格上下綿亘古今究之無倪酌之不竭是以君子學然後知不足也然則士之處世名既成身既泰猶復孜孜於討論者蓋亦鮮矣昔魏武帝獨歎於朱伯業今復見於武功蘇君矣君始以世家文行貢名春官天子臨軒考第首冠羣彥出入數載翺翔青雲綠衣朱紱光映里閈其美至矣而其學益勤不矜老成以此為樂退食之室圖書在焉筆硯紙墨餘無

長物以為此四者為學所資不可斯須而闕者也由是討其根源紀其故實參以古今之變繼之賦頌之作各從其類次而譜之有條不紊既精且博士有能精此四者載籍其焉往哉愚亦好學者也覽此書而珍之故為文冠篇以示來者徐鉉

文房四譜卷一

宋 蘇易簡 撰

筆譜上附筆格

一之叙事

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葢依類象形始謂之文形聲相益故謂之字孔子曰誰能出不由戸揚

雄曰孰有書不由筆苟非書則天地之心形聲之發又何由而出哉是故知筆有大功於世也

釋名曰筆述也謂述事而言之又成公綏曰筆者畢也謂能畢舉萬物之形而序自然之情也又墨藪云筆者意也意到即筆到焉又吳謂之不律燕謂之弗秦謂之筆也又許慎説文云楚謂之聿聿字從聿一又聿音支涉反聿手手之捷巧也故從又從巾秦謂之筆從聿竹郭璞云蜀人謂筆為不律雖曰蒙恬製筆而周公作爾

雅授成王而已云簡謂之札不律謂之筆或謂之點又尚書中候云玄龜負圖出周公援筆以時文寫之曲禮云史載筆詩云靜女其孌貽我彤管又夫子絕筆於獲麟莊子云舐筆和墨是知古筆其來久矣又慮古之筆不論以竹以毛以木但能染墨成字即呼之為筆也昔蒙恬之作秦筆也柘木為管以鹿毛為柱羊毛為被所以蒼毫非謂兎毫竹管也見崔豹古今注秦之時併吞六國滅前代之美故蒙恬獨稱於時又史記云始皇令恬與太子扶蘇築

長城恬令取中山兎毛造筆令判案也

西京雜記云漢製天子筆以錯寶為跗音夫毛皆以秋兎之毫官師路扈為之又以雜寶為匣廁以玉璧翠羽皆直百金

又漢書云尚書令僕射丞相郎官月給大筆一雙篆題云北宮工作

又傅玄云漢末一筆之柙雕以黄金飾以和璧綴以隋珠文以翡翠非文犀之楨必象齒之管豐狐之柱秋兎

之翰用之者必被珠綉之衣踐雕玉之履

王子年拾遺云張華造一作進博物志成晉武賜麟角筆管此遼西國所獻也

孝經援神契云孔子制作孝經使七十二子向北辰磬折使曾子抱河洛事北向孔子簪縹筆衣絳单衣向北辰而拜

王羲之筆經云有人以綠沉漆竹管及鏤管見遺錄之多年斯亦可愛玩詎必金寶雕琢然後為貴乎

崔豹古今注云今士大夫簪筆佩劒言文武之道備也

晉蔡洪赴洛中人問曰吳中舊姓何如答曰吳府君聖朝之盛佐明時之俊乂朱永長理物之宏德清選之高望嚴仲弼九臯之鳴鶴空谷之白駒顧彥先八音之琴瑟五色之龍章張伯威歲寒之茂松幽夜之逸光陸士龍鴻鵠之徘徊懸鼓之待槌此諸君以洪筆為鋤耒以紙札為良田以玄墨為稼穡以義理為豐年出劉氏小說又出語林

文士傳云成公綏口不能談而有劇問以筆答之見其深智

吳闞澤為人傭書以供紙筆

世說王羲之得用筆法於白雲先生先生遺之鼠鬚筆

又云鍾繇張芝皆用鼠鬚筆

魏曹公聞吳與劉先主荆州方書不覺筆墜地何晏亦同司馬宣王欲誅曹爽呼何晏作奏曰宜上卿名晏驚失筆於地

晉王珣字元琳夢人以大筆如椽與之人說曰君當有

大手筆事後孝武哀策謚文皆珣所草又云是王東亭

漢書張安世持櫜簪筆事孝武數十年以備顧問可謂忠謹矣

梁書紀少瑜字幼瑒嘗夢陸倕以一束青鏤管筆授之云我以此猶可用卿自擇其善者其文因此遂進

梁鄭灼家貧好學抄義疏以日繼夜筆毫盡必削而用之

隋劉行本累遷掌朝下大夫周代故事天子臨軒掌朝

典筆硯持至御座則承御大夫取以進之及行本為掌朝將進筆於帝承御復欲取之行本抗聲曰筆不可得帝驚視問之行本曰臣聞設官分職各有司存臣既不得佩承御刀承御亦焉能取臣筆帝曰然因令二司各行所職

柳公權為司封員外郎穆宗問曰筆何以盡善對曰用筆在心心正則筆正上改容知其筆諫

景龍文館集云中宗令諸學士入甘露殿其北壁列書

架架上其書學士等畧見新序說苑鹽鐵潛夫等論架前有銀硯一碧鏤牙管十銀凾盛紙數十種楊子法言云孰有書不由筆言不由舌吾見天常為帝王之筆舌也

論衡曰智能之人須三寸之舌一尺之筆然後能自通也

曹褒字叔通常慕叔孫通為漢禮儀夜則沉思寢則懐鉛筆行則誦文書當其念至忽忘所之

韓詩外傳曰趙簡子有臣曰周舍立於門下三日三夜簡子問其故對曰臣願為諤諤之臣墨筆執牘從君之後伺君過而書之

梁元帝為湘東王時好文學著書常記録忠臣義士及文章之美者筆有三品或金銀雕飾或用斑竹為管忠孝全者用金管書之德行精粹者用銀管書之文章贍逸者以斑竹管書之故湘東之譽播於江表

東宮舊事皇太子初拜給漆筆四枝銅博山筆牀一副

司馬相如作文把筆齧之似魚含毫

歐陽通詢之子善書瘦怯於父常自矜能書必以象牙犀角為管貍毛為心覆以秋毫松煙為墨末以麝香紙必須用緊薄白滑者乃書之蓋自重也

柳惲嘗賦詩未就以筆捶琴坐客以箸和之惲驚其哀韻乃製為雅音後傳擘琴自筆捶之始也

史記相如為天子遊獵之賦賦成武帝許尚書給其筆札

又漢獻帝令荀悅為漢紀三十篇詔尚書給筆札

江淹夢得五色筆由是文藻日新後有人稱郭璞取之

君子避三端其一曰文士之筆端

漢班超常為官傭書久勞苦乃投筆曰大丈夫當效傅介子張騫立功異域以取封侯焉能久事筆硯

陸雲與兄士衡書曰君苗每常見兄文思欲焚筆硯

魏明帝見殿中侍御史簪白筆側階而立問曰此何官也辛毗對曰御史簪筆書過以記陛下不依古法者今

者直備官毦筆耳

左思為三都賦門庭藩溷必置筆硯十稔方成

薛宣令人納薪以炙筆硯

又魚豢魏畧曰顏斐字文林為河東太守課人輸租車

便置薪兩束為寒炙筆硯風化大行

禰衡為鸚鵡賦於黄射座上子祖之筆不停綴又阮瑀援

筆草檄立成曹公索筆求改卒無下筆處

揚雄每天下上計孝廉會者雄即把三寸弱翰齎油素

四尺以問其異語

史記西門豹為鄴令投巫於水復投三老乃簪筆磬折向河而立以待良久

崔豹古今注云牛亨問彤管何也答曰彤赤漆耳史官載事故以赤管言以赤心記事也

曹公欲令十吏就蔡琰寫書姬曰妾聞男女禮不親授乞給紙筆一月真草惟命於是繕寫送之文無遺誤

王粲才高辯論應機屬文舉筆便成鍾繇王朗各為魏

卿相至於朝廷奏議皆閣筆不敢措手

袁子正書云尚書以六百石為名珮契刀囊執版右簪筆焉

僧智永學書舊筆頭盈數石自後瘞之目為退筆塚見勢中

孔子世家云孔子在位聽訟文辭可以與人共者不獨有也至於脩春秋筆則筆削則削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辭

薛宣為陳留下至財用筆硯皆為設方畧利用必令省費也

王充好理實閉門潛思户牖墻壁各置刀筆著論衡八十五篇二十餘萬言

謝承後漢書云楊琁字機平平零陵賊為荆州刺史趙凱横奏檻車徵之仍奪其筆硯乃齧臂出血以薄中白毛筆染血以書帛上具陳破賊之形勢及言為凱所誣以付子弟詣闕自訟詔原之

王隱晉書陳壽卒洛陽令張泓遣吏賫紙筆就壽門下寫三國志

謝莊傳云時宋世祖出行夜還勅開門莊居守曰伏須神筆乃敢開門

王僧虔傳云齊孝武欲擅書名僧虔不敢顯跡常用掘筆書以此見容

孔稚圭上表曰聖照玄覽斷自天筆

庾廣字幼簡侍中袁彖雅慕之贈鹿角書格蜯硯象牙

筆管

陶弘景字通明年四五歲常以荻為筆畫灰中學書遂為善隸

范岫字懋賓濟陽考城人每居常以廉潔著稱為晉陵太守雖牙管一雙猶以為費

太公陰謀筆之書曰毫毛茂茂陷水可脫陷文不活

蔡邕與梁相復惠善墨良筆下工所無重惟天恩厚施期於終始工一作土

徐廣車服儀制曰古者貴賤皆執笏縉紳之士者縉笏而垂紳帶也有事則書之故常簪筆今之白筆是其遺像

禮云史載筆士載言注云謂從於會同各持其職以待事也筆謂書具之屬

典畧云路粹字文蔚少學於蔡邕為丞相軍謀祭酒曹操令作狀奏孔融融誅之後人覩粹所作無不嘉其才而忌其筆

二之造

韋仲將筆墨方先以鐵梳梳兎毫及青羊毛去其穢毛訖各别用梳掌痛正毫齊鋒端各作扁極令勻調平好用衣青羊毫羊毫去兎毫頭下二分許然後合扁卷令極固痛頡訖以所正青羊毫中截用衣筆中心名為筆柱或曰墨池承墨復用青毫外如作柱法使心齊亦使平均痛頡内管中寧心小不宜大此筆之要

王羲之筆經曰廣志會獻云諸郡獻兎毫出鴻都門惟

有趙國毫中用世人咸云兎毫無優劣筆手有巧拙意謂趙國平原廣澤無襍草木惟有細草是以兎肥肥則毫長而鋭此則良筆也凡作筆須用秋兎秋兎者仲秋取毫也所以然者孟秋去夏近其毫焦而嫩季秋去冬近則其毫脆而秃惟八月寒暑調和毫乃中用其夾脊上有兩行毛此毫尤佳其脇際扶疎乃其次耳採毫竟以紙裹石灰汁微火上煮令薄沸所以去其膩也先用人髮杪數十莖雜青羊毛并兎毳凡兎毛長而勁者曰毫短而弱者曰毳

裁令齊平以麻紙裹柱根令治用以麻紙者欲其體實得水不脹次取上毫薄薄布柱上令柱不見然後安之惟須精擇去其倒毛毛杪合鋒令長九分管修二握須圓正方可後世人或為削管故筆輕重不同所以筆多偏掘者以一邊偏重故也自不留心加意無以詳其至此筆成合蒸之令熟三斟米餌須以繩穿管懸之水器上一宿然後可用世傳鍾繇張芝皆用鼠鬚筆鋒端勁強有鋒鋩余未之信夫秋兎為用從心任手鼠鬚甚難得且為用未必

能佳蓋好事者之説耳昔人或以琉璃象牙為筆管麗飾則有之然筆須輕便重則躓矣近有人以綠沉漆管及鏤管見遺録之多年斯亦可愛玩詎必金寶雕琢然後為貴也余嘗自為筆甚可用謝安石庾稚恭每就我求之靳而不與

博物志云有獸緣木文似豹名虎僕毛可以取為筆嶺外尤少兎人多以雞雉尾作筆亦妙故嶺外人書札多體弱然其筆亦利其餘至水乾墨緊之後鬈然如蠆焉

所以嶺表記云嶺外既無兎有郡牧得兎毫令匠人作之匠者醉因失之惶懼乃以巳鬚制上甚善詰之工以實對郡牧乃令一户必輸人鬚或不能逮輙責其直宣城之筆雖管答至妙而佳者亦少大約供進或達寮爲之則稍工又或以鹿之細毛爲之者故晋王隱筆銘云豈其作筆必兎之毫調利難禿亦有鹿毛蓋江表亦少兎也往往商賈齎其皮南渡以取利今江南民間使者則皆以山羊毛焉蜀中亦有用羊毛筆者往往亦不

下兎毫也

今有以金銀爲泥書佛道書者其筆毫纔可數百莖濡金泥之後則鋒重澁而有力也

淮南王萬畢術曰取桐燭與栢木及蠟俱内筩中百日以爲筆晝酒自分矣

三之筆勢能書附

老子曰鑿户牖以爲室當其無有室之用夫四譜之作其用者在於書而已矣故筆勢一篇附之

真誥曰三皇之世演八會之文為龍鳳之章雲篆之跡以為頒形梵書分破二道壞真從易配别分支乃為六十四種之書又真誥曰三君手跡楊君書最工不今不古能大能細大較雖效郗愔筆法力兼二王而名不顯者當以地微兼為二王所抑楊而字體勁利

又云八會書文章之祖也夫書通用墨者何蓋文章屬陰自陰顯於陽也

又云神僊之書乃靈筆真手也

時人咸云兎毫無優劣筆手有巧拙

今之飛白書者多以竹筆尤不佳宜用相思樹皮棼其末而漆其柄可隨字大小作五七枚妙佳往往一筆書一字滿一八尺屏風者

墨藪云王逸少筆勢圖無取崇山絶仞中兎毛八九月收之取其筆頭長一寸管長五寸鋒齊腰強者妙

今之小學者言筆有四句訣云心柱硬覆毛薄尖似錐齊似鑿

歐陽通自重其書必以象牙犀角為管貍毛為心覆以秋毫事見叙中

秦蒙恬為筆以狐狸為心兎毛為副見博物志

蜀中出石鼠毛可以為筆其名䶉

李陽冰筆法訣云夫筆大小硬軟長短或紙絹心散卓等即各從人所好用作之法匠須良哲物料精詳入墨之時則毫副諸毛勿令斜曲每因用了則洗濯收藏惟已自持勿傳他手至於時展其書興來不過百字更有

執捉之勢用筆緊慢即出於當人理無確定矣

王羲之筆勢論云凡欲書時先乾研墨安着水中研墨須調不得生用生用則浸漬慢澁點筆之法只可豆許大濕不宜大點橫畫之法不得緩緩即不緊豎牽之法不得急宜卓把筆管筆頭先行筆管須卓豎傍則曲也輕健妙真書之法也草行之法即任意也

又云初學書時不得盡其形勢先想成字意在筆前一遍正其手脚二遍須得形勢三遍須少似本四遍加其

適潤五遍加其找拔須俟筆滑不得計其遍數又云手穩爲本分間布白上下齊平得其體勢大者促之令小小者放之令大自然寛狭得所不失其儀又云書法點之法如大石當衢或如蹲鴟或如爪子或如科斗落手之法戕戕若長松之倚溪立人之法如烏存桂上又云一點失如美人之無一目一畫失如壯士之無一肱

吳沈友少好學時人以友有三妙一舌妙二力妙三筆

妙

趙壹非草書曰十日一筆月數丸墨領袖如皂脣齒皆黑也

王羲之與謝安書曰復與君此真草所得極為不少而筆至惡殊不稱意

蔡伯喈入嵩山學書於石室内得素書八角垂芒頗欲似篆伯喈得之不食三日惟大叫歡喜

鍾繇見蔡邕筆法於韋誕自搥三日胷盡青因嘔血魏

太祖以五靈丹救之得活繇求之不與及誕死繇令人盜掘其墓而得之故知多力豐筋者聖無力無筋者病其後消息而用之由是更妙臨死啓囊授其子會繇能三色書然其最妙者八分

筆陣圖云夫紙者陣也筆者刀矟也墨者鍪甲也水硯者城池也心意者將軍也本領者副將也結構者謀略也颺筆之次吉凶之兆也出入者號令也屈折者殺戮也

右軍云弱紙强筆强紙弱筆强者弱之弱者强之

又云草書欲緩前急後斯至訣也

又云古謂之塡書今之勤字也

墨藪云凡書多肉微骨者謂之墨猪

又云凡筆乃文翰之將軍也直宜持重

又云凡書必使心忘於筆手忘於書心手遺情書不妄想要在求之不得考之即彰

王逸少先少學於衛夫人自謂大能又渡江北遊名山

見李斯曹喜書又之許見鍾繇梁鵠書又重之又入洛見蔡邕石經張咏華嶽碑始知衛夫人書徒費年月耳遂無衆家習之特妙

衛夫人見王羲之書語太常王策曰此兒必見用筆訣也妾近見其書有老成之智因流涕曰子必蔽吾書名

晉安帝時北郊祭文命更寫之工人削之羲之筆已入七分

虞世南筆髓云夫書須手腕輕虛夫未解書則曰一點一畫皆求像本也乃自取拙見豈是書耶太緩則無筋

太急則無骨側管則鈍慢則肉多豎筆則鋒直乾枯則勢露宜麤而不鋭細而不壯長者不為有餘短者不為不足

又云夫筆長短不過五六寸搦管不過三寸真一行二草三宜指實掌虚

王方慶於太宗時上其十一代祖導十代祖洽九代祖珣八代祖曇七代祖僧綽六代祖仲寶五代祖騫高祖規曾祖裒九代三從伯祖晋中書令獻之已下書共十

卷上令中書舍人崔融爲寳章集叙其事以賜舉朝爲
榮
貞觀六年正月八日令整理御府古今法書鍾王等真
跡得一千五百一十卷
漢元始中徵天下小學
張融善草書自善其能帝曰御殊有骨力但恨無二王
之法答曰臣亦恨二王無臣之法
陳武帝論蕭子雲書曰筆力駿勁心手相應巧踰杜恕

美過崔晏當與元帝爭驅並先其相賞如此

齊高帝為方伯居處甚貧諸子學書嘗少紙筆武陵王曄嘗以指畫空中及畫掌學字遂工書法

夫握筆名指一指在上為單鈎雙指為雙鈎指聚為撮筆皆學書之因習也偽蜀士人馮侶能書得二王之法然而以二指搯筆管而書每故筆必二分跡可深二三分斯書札之異者也

漢谷永字子雲與婁護字君卿俱為五侯上客人號曰

谷子雲筆札妻君卿唇舌

晉王獻之字子敬方學書父羲之常後掣其筆不得乃歎曰此兒當有大名後果能以箒帚泥書作大字方一丈甚為佳妙觀者如堵筆札之妙時稱二王

僧智永於樓上學書有禿筆頭十甕每甕數石人求題頭門限穿穴乃以鐵葉裹之謂之鐵門限後取筆頭瘞之號退筆塜自製銘志

李陽氷云點不變謂之布棊畫不變謂之布筭方不變

謂之斗圓不變謂之環

張伯英好書凡家之衣帛皆書而後練

晉書王逸少書字若金帖墨中炳然可愛

張昶字文舒伯英季弟也章草入神八分入妙隸書入能

劉德升字君嗣能書胡昭鍾繇俱善書胡書體肥鍾書體瘦亦各有君嗣之美

王羲之曠之子早於其父枕中竊讀筆說父恐其幼不

與乃拜泣而請之

王僧虔博涉經史兼善草隸齊太祖謂虔曰我書何如卿虔曰臣正書第一陛下草書第二正書第三臣無第二陛下無第一上笑曰卿善為辭也然天下有道丘不與易又高祖嘗與僧虔賭書畢帝曰誰為第一虔曰臣書臣中第一陛下帝中第一帝笑曰卿可謂善自謀者也

歐陽詢書不擇紙筆皆能如意褚遂良須手和墨調精

紙良筆方書

張旭得筆法傳於崔邈顔真卿自言始吾觀公主擔夫爭路而得筆法之意後見公孫氏舞劍得其神飲醉輙書揮筆大叫以頭揾水墨中呼為張顛醒後自觀以為神異不可復得也

長沙僧懷素好草書自言得草書三昧

魏明帝起凌雲臺先釘牓未題之乃以籠盛韋誕轆轤引上書之去地二十五丈誕甚危懼及下鬚髮盡白乃

誡子孫絶此楷法

天下名書有茍輿貍骨藥方帖王右軍借船帖右軍嘗

醉書數字點畫象龍爪後遂有龍爪書

宋太祖問顔延之諸子誰有卿風延之曰竣得臣筆惻

得臣文奐得臣義躍得臣酒

蕭隷貧無紙止畫膍塵以學書

羲之永和九年製蘭亭序乘興而書用蠶繭紙鼠鬚筆

遒媚勁健絶代更無太宗後於玉華宮大漸語高宗曰

若得蘭亭序陪葬即終無恨矣高宗涕泣而從之

世傳宣州陳氏世能作筆家傳右軍與其祖求筆帖後子孫尤能作筆至唐柳公權求筆於宣城先與二管語其子曰柳學士如能書當留此筆不爾如退遺即可以常筆與之未幾柳以為不入用別求遂與常筆陳云先與者二筆非右軍不能用柳信與之遠矣

孫敬事母至孝每得甘鮮必奔走奉母每畫地書真草皆知也

衛恒每書大字於酒肆令人開之納直以償酒價直足則掃去之

唐太宗筆法云攻書之時當收視聽絶慮怡神心正氣和則契於玄妙心神不正字則敧斜志氣不和字則顛仆如魯廟之器也又云為點必收貴緊而重為畫必勒貴澁而遲為擎必掠貴險而勁為竪必努貴戰而雄為戈必潤貴遲疑而右顧為環必郁貴蹙鋒而揔轉為波必磔貴三折而遣毫

前蜀王氏朝僞相王鍇字鱣祥家藏書數千卷一一皆親札并寫藏經每趍朝於白藤擔子内寫書書法尤謹近代書字之淫者也

四之雜說

在昔受爵者必置書於草詔者謂之潤筆鄭譯隋文時自隆州刺史復國公爵令李德林作詔高祖戲之曰筆頭乾譯對曰出爲方牧杖策而歸不得一錢何以潤筆帝大笑

梁簡文為筆語十卷今書莫得見

幽明録賈弼夢人求易其頭明朝不覺人見悉驚走弼自陳乃信後能半面笑半面啼兩手兩足并口齊奮五筆書成文辭各異

齊高洋夢人以筆點其額王曇哲賀曰王當作主吴孫權夢亦同熊循辭之

梁紀少瑜嘗夢陸倕以一束青鏤管筆授之後文章大進見叙事中

搜神記曰王祐病有鬼至其家留赤筆十餘枚於薦下曰可使人簪之出入辟惡舉事皆無恙又與上類壬甲李乙凡與書皆無恙

酉陽雜俎云大厯中東都天津橋有乞兒無兩手以右足夾筆寫經乞錢欲書時先擲筆高尺餘以足接之曾無失落書跡尤楷

石晉之末汝州有一高士不顯姓名每夜作筆十管付其室家至曉闔戶而出面背街鑿壁貫以竹筒如引水

者或人置三十金則一管躍出十筆告盡雖勢要官府督之亦無報也其人則携一榼吟嘯於道宫佛廟酒肆中至夜酣暢而歸其匹婦亦怡然自得復為十管來晨貨之如此三十載後或携室徙居杳不知所終後數十年復見者顔色如故時人謂之筆僊

魏末傳曰夏侯太初見召還路絶人事不畜筆其謹慎如此

今之筆故者往往尋不見或會府吏千百輩用筆至多

亦不知所之或云鬼取之判冥

昔有僧惠遠製涅槃經疏訖呪其筆曰如合聖意此筆不墜乃擲於空中卓然不落唐越州法師神楷造維摩經疏亦然後迎入長安

酉陽雜俎云長安宣平坊有賣油而至賤人久疑之逐入樹窟乃蝦蟇以二筆鎗盛樹津以市於人發掘而出

尚挾鎗瞪目氣色自若今都會閒有運大筆如椽者寫小字小如半麻粒許瞬息而就或於稻粒之上寫七言

詩一絕分間布白歷歷可愛

闕史云術士如得一故筆可令於都市中代其受刑術者即觧化而去謂之筆觧

本草云筆頭灰多年者燒之水服可以療溺塞之病

列仙傳云李仲甫潁川人漢桓帝時賣筆遼東市上一筆三錢無直亦與之明旦有成筆數十束如此三年得錢輒棄之道中

魏王思為大司農性急常執筆作書蠅集筆端驅去復

來思怒逐蠅不得還乃取筆擲地毀之又蠅集苻堅筆以傳赦堅與王猛苻融密議於露臺有大蒼蠅入自牖間鳴聲甚大集筆而去於市中為黑衣小人大呼曰官今大赦

御史臺記云臺中尚揖揖者古之肅拜也故有臺揖筆每署事必舉筆當額有不能下筆者人號為高楷筆往往自臺拜他官執筆亦誤作臺揖者人皆笑之

德宗在奉天與渾瑊無名官告千餘軸募敢死之士賜瑊御筆一管當戰勝量功伐即署其名授之不足即以

筆書其紳

唐相裴休早肄業於河内之太行山後登顯位建寺於彼目為化城寺旋授太原節鎮經由是寺寺之僧粉額陳筆硯俟裴公親題之裴公神情自若以衣袖濕墨以書之尤甚遒健逮歸侍婢訝其霑渥裴公曰向以之代筆來

王子年拾遺記云任末年十四學無常師或依林木之下編茅為菴削荆為筆刻樹汁以為書夜則映月望星

暗則燃蒿自照

劉峻與沈約范雲同奉梁武策錦被事咸言已罄而峻請紙筆更疏十事在座皆驚視失色

晉陸士龍云魏武帝劉婕妤以七月七日折琉璃筆管此其時也出時照新書

會稽典錄云盛吉字君達拜廷尉每冬月罪囚當斷其妻執燭吉持丹筆相向垂涕

晉春秋云何禎少孤常以縛筆織扇為業善為智詐由

是知名

王隱始著國史成八十八卷屬免官居家家貧匱筆札未能就遂南遊陶侃又還江州投庾元規規乃給其筆札其書遂成

天台百錄云西天龍猛尊者常用藥筆點山石為金寶濟施千人

唐法師楚金刺血寫法華經筆端常有舍利

古者吏道必事刀筆今亦有藏刀於管者蓋其遺製者

也

段成式以葫蘆為筆以贈温飛卿書在詞賦門

柳公權不能用羲之筆見筆勢中

令之職官斷大辟罪者署案記必尋毁其筆蓋彰其惻隱也醫工常取之燒灰治驚風及童子邪氣

謝承後漢書云劉祐為郡主簿郡將之子出錢付之令買果實祐悉買筆墨書具以與之

魏管輅往見安平太守王基基令作卦輅曰牀上當有

大蛇銜筆小大共視須臾失之果然

諸葛恪父瑾長面似驢孫權大會羣臣使人牽一驢長檢其面題曰諸葛子瑜恪跪乞筆益兩字因聽與之恪續其下曰之驢舉坐大笑乃以驢賜之

趙伯符為丹陽郡極嚴酷典筆吏取筆失旨頓與五十鞭

羅什撰譯伯肇執筆定諸詞義學者宗之

魏略張既為郡小吏而家富自念無自達乃畜好刀筆

版奏伺諸大吏無者輙奉之

吴孫權常夢北面頓首於文帝顧而見日俄而日變為三日忽見一人從前以筆點其額流血於前懼而走之狀似飛者復墜於地覺以問術士熊循循曰吉祥矣大王必為吴主王者人之首額者人之上王加點主字也在前而來王者之羣臣也雖王意未至而羣下自逼矣血流在前教令明白當從王出也權乃詢之大臣遂絶於魏

永熙中童謡曰二月盡三月初桑生蓓蕾柳葉舒荆筆楊板行詔書後王瑋殺汝南王亮帝以白虎幡宣詔收王瑋誅之瑋手握青紙謂監刑者曰此詔書也蓋此應之

宋雲行記云以魏神龜中至烏萇國又西至本釋迦往自作國名磨休王有天帝化為婆羅門形語王曰我甚知聖法須打骨作筆剥皮為紙取髓為墨王即依其言遺善書者抄之遂成大乘經典今打骨處化為琉璃

桐燭筆分酒硯門造

夢書云夢筆研為縣官文書所連也

又云夢得筆研憂縣官又云磨硯染筆詞訟陳也

古詩云有客從南來遺我一把筆

國語云智襄子為室美士茁懼曰臣秉筆事君記曰高山峻原不生草木松栢之地其土不肥今土木勝臣懼不安人也室成三年而智氏亡

莊子曰宋元君將畫圖衆史皆至受揖而立舐筆和墨

在外者半

東觀漢記永平年神爵集宫殿官府上假賈逵筆札令作神爵頌除蘭臺令史遷郎中

晉書赫連勃勃謂隱士京兆韋祖思曰我今未死汝猶不以我為帝王吾死之後汝輩弄筆當置吾何地遂殺之

賀循傳陳敏之亂詐稱詔書以循為丹陽内史循辭以脚疾手不制筆又服寒食散露髮袒身示不可用敏竟

不敢逼

劉穆之傳宋高祖素拙於書穆之曰此雖小事然宣被四遠願公小復留意高祖終不能以稟分有自穆之乃曰公但縱筆大字徑尺亦無嫌大既足有所苞具其名亦美高祖從之一紙不過六七字便滿

宋世祖𣢾飲令羣臣各賦詩沈慶之手不知書眼不識字上逼令作書慶之曰臣不知書請口授上令顏師伯執筆慶之曰微生值多幸得逢聖運昌朽老筋力盡徒

步還南岡辭榮此聖世何愧張子房上甚悅衆美其辭意

齊虞玩之小𡣾刀筆汎涉文史

後魏世宗常勑廷尉游肇有所降恕肇不從曰陛下自能恕之豈能令臣曲筆

嵆含筆銘曰採管龍種拔毫秋兎

陸雲與兄機書曰案視曹公器物筆枚所希聞黃初二年劉婕妤折之見此復使人悵然又有感處筆亦如吳

筆又有琉璃筆一枝

王允將誅蔡邕馬日磾曰伯喈曠世逸才多識漢事當續後漢為世大典允曰武帝不殺司馬遷使作謗書流於後世今不可使佞臣執筆在幼主左右無益聖德我黨復蒙訕謗

後漢來歙伐公孫述為刺客傷腰召蓋延以屬軍事自書遺表訖投筆抽刃而絶光武省書攬涕

後漢周磐字堅伯年七十三朝會集諭終日因令二子

曰吾日者夢見先師東里先生與我講於陰堂之奥豈吾齒之盡乎若命終編二尺四寸簡寫堯典一篇并刀筆各一以置棺前

捜神記葢州有神祠自稱黄石公祈者持一隻筆及紙墨投於石室中言吉凶有聲而無形

石晉朝丞相趙瑩布衣時常以窮通之分禱於華岳廟是夜夢神遺以一筆二劍始猶未寤既而一踐廊廟再擁節旄

近朝丞相馬裔孫幼干祿祈於上邇神夢與二筆一大一小後為翰林學士及知貢舉自謂應之大拜之日堂吏進二筆大小與夢相符

石晉之相和凝少為明經夢人與五色筆一束自是文彩日新擢進士第三公九卿無所不歴

文房四譜卷一